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包公案－百家公案 第五十九回 東京決判劉駙馬

斷云：背義之人刑不恕，有仁之子受皇恩。

從來佈施天昭報，持飯與老僧善人。

話說登州管下有一地名市頭鎮，居民稠密，人家並靠河築室，為惡者多，行善者少。惟有鎮東崔長者好善佈施，不與人爭。娶妻城裡張和卿之女張氏，性格溫柔，治家勤儉。生一子名崔慶，年十八歲，聰明特達，耽嗜詩書，父母惜如掌上之珠。

忽一日，有一老僧來其家抄化，值崔長者不在，適張氏出來見問：「僧人從何而來？」僧人答云：「貧僧是五台山雲遊僧家，聞府上長者好善，特來化齋飯一餐。」張氏無厭色，即著老嫗於廚下整頓齋飯出來款待僧人。僧人食罷齋飯，便問：「長者在否？」張氏答道：「員外上莊，過數日方回。」僧人曰：「貧僧有句話稟知，雖待長者回來。」打個問訊逕去。過數日，僧人復來問：「長者回否？」張氏於簾子裡應道：「尚未回。」

又待之齋飯而去。一連如此數遭不遇，其張氏待那和尚無厭。

僧人自謂：聞說崔宅好善，果不虛傳。次日以來探候，恰值崔長者在莊所回至家裡，見一和尚睡於凳上。長者人見張氏，張氏道知：「數日前有遠處和尚來家，要見員外一面，道有甚話說。」長者云：「莫非外面凳子上睡的那和尚是也？待他睡醒見之。」一伏時，和尚睡醒，舒手摩額，口誦一偈云：

佛法無邊大，何如積善功有人知此意，福境不難通。

念聲才罷，那崔長者整衣冠出，延那僧人入中堂坐定，納頭便拜，道：「有失款迎，萬勿見罪。」那僧人連忙扶起云：「貧僧不識進退，屢次擾於尊府，特候員外見一面，連數回造候不遇，正恨沒緣，今得參見，足慰所望矣。」長者大悅，便令作齋食款待僧人，極其豐厚。長者席上問其所來，僧人答以：「雲遊至此，要見員外，有一事稟知。」長者舉首請云：「上人若要化緣，或化齋糧，老拙不敢推阻。」僧人云：「足見長者善心，貧僧不為緣而來。即日本處居人有洪水之災，員外可預備船隻伺候走路。敬以此事告知，餘無所言。」長者聽罷，連聲應諾。便問僧人：「洪水之災何時當見？」僧人云：「一見東街寶積坊下那石獅子眼中流血，便要收拾走路。」長者道：「此地果有此大災，當與鄉里說知之。」僧人笑云：「爾鄉皆為惡之徒，豈信此言？就是長者信我，逃得此難，亦不免有苦厄累及。」長者問云：「苦厄能喪命否？」僧人云：「無妨，將筆紙來，我寫幾句與長者牢記之。」長者即取過紙筆與僧人。寫出甚來？卻是偈語四句，云：天行洪水浪滔滔，遇物相援報亦饒。

只有人來休顧問，恩成冤債苦監牢。

長者看念，不解其意，僧人云：「細玩後當知之。」齋罷辭去。長者取過十兩花銀贈和尚，和尚云：「貧僧雲遊之人，縱有銀兩，亦無藏處。」竟不受而去。

長者因其言半信半疑。張氏云：「彼連候數遭，要見員外道此事，豈可不信？」長者依張氏所說，即令匠人於河邊造十數大船。人問其故，長者說與有洪水之災，造船逃避。眾人笑云：「爾乃癡翁，自今年正月及今六月，天上沒半點雨落，我眾人苦旱極甚，耕種不得，正待祈雨，水從哪裡來？」長者只故理自所為，任眾人譏笑。

時當六月中旬，太陽正照，長者船隻造都完備，設於河上，每日令老嫗前往東街探石獅子眼有血流出否。老嫗初去看時，人不知其故，亦不問之。看探日久，往來頻數，坊下有二屠夫疑。老嫗一到石獅子邊，故覷便去。那日正來，二屠夫恰在石獅子邊坐，問其故。老嫗不隱，直告以石獅眼中流血，當日有洪水之災，主人家即登船避難矣。二屠待嫗去後，自相笑云：「世上有此等癡人！天旱如此，有什麼水災？況那石獅眼裡哪討血出。」二屠相約戲之。明日宰豬，用血灑在石獅眼中，比及老嫗看見急忙走回，報與崔長者知之。長者即吩咐家人收動用器物一齊搬上船。當下太陽正酷，熱氣蒸人，鄰里見崔長者慌慌張張，似避難之意，哪個不譏笑？等待長者攜一家老幼登船了畢，黃昏左側，黑雲並集，罩了東西南北，不見天地，強雷震處，雨從天而降。直於六月十七夜落起，至十九日三晝夜不息，河中滾動新浪，水湧入市頭鎮，一伏時間，那人民居屋不知提防，流蕩無遺，溺死者何止二萬餘人。正因其鄉民作孽太過，天以此劫數滅之也，就是雞犬不能逃焉。只有崔長者夫婦好善，預得神人救之。

那日長者數十隻大船隨洪水流出河口，忽見山岩崩下，有一初養黑猿被溺不能起，長者即令家人取竹竿接之而渡。那猿及岸，得生而去。船正行間，又遇一樹水流來，有鴉巢在上，新乳數鴉飛不起，被水浸之將死，長者又令家童取船板托之而爭。那鴉展開翼各飛將去。適有灣處，見一人披浪激流下來，叫道救命。長者聽得，即令人接之。張氏云：「員外豈不記僧人所言，遇人休顧之囑？」長者云：「物類尚且救之，況人而不恤哉！」竟令家童取竹竿援之上船，遂取衣服與換。日晚，那長者十數大船作一連，自然轉入蘆港中，若有神助。崔長者遂留止其處。次日雨止，太陽開霽，長者乃令家童回去看時，只見洪水過處，盡成砂丘，惟有崔長者房屋雖被浸損，未曾流蕩。家童報知長者。長者令工人修整所居完備，仍前攜老幼回家安居。

未過一月，諸用俱全，同鄉鄰里復歸者十有一二而已。長者做一筵席，拜謝天地祖宗。一家長幼相聚而飲酒中，長者問那所救之人欲願回去否，那人哭道：「小人是寶積坊下劉屠之子，名劉英，今災父母不知存亡，家地罄空，歸則無投，情願為長者隨行執傘之人，以報救命大恩。」長者大悅：「爾既肯留我家下，就作養子看待。爾是我兒，大當居長。」劉英拜謝。

時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長者回家，不覺又有半載。時東京朝廷裡宮中國母張娘娘失去一玉印，不知下落，宦官奏過仁宗皇帝，出下榜文，張掛諸州：但有知玉印下落者，官封以高職。自榜文張掛各處後，忽夕，崔長者夢見神人說與：「朝廷東宮張娘娘失落一玉印，在後宮八角琉璃井中，上帝以君有陰德，特來說與，可著親兒子去報知，以受高官。」及長者醒來，將夢與妻子說知，忽家人來報，登州衙門首有榜文張掛，所說與長者夢中言同。長者甚喜，謂張氏云：「想是祖先有靈，後當出貴人，可令崔慶前去奏知受職。」張氏云：「只有一子，豈肯與之遠離？富貴有命，員外莫望此事。」劉英近前見父母云：「小兒無恩報答，既是神人報說，我情願代弟一行，前赴京都奏知。倘得一官半職，回來與小弟承受。」長者歡然，準備銀兩，打點劉英起程。

次日，劉英相辭，長者再三叮嚀：「若有好事，休得負心。」

劉英領諾而別，上路望東京進發。不則一日，來到京城，尋個客店安下。次日飯後，逕來朝門外揭了榜文。守軍捉見王丞相體問。劉英先通鄉貫姓名，然後以玉印失落說知。王丞相大喜，即令軍牌送劉英於館驛中伺候。次日王丞相入朝奏知仁宗。仁宗宣宮中嬪妃問之。娘娘方記得因中秋賞月夜闌，同宮女於八角琉璃井邊，國母探手取水，誤落井中。及令宮女下井看取，果有之。仁宗宣劉英上殿，既問其如何知玉印之由。劉英不隱，直以神人夢中所報奏知。仁宗悅云：「想是爾家積有陰德。」

便問英幼曾讀書否。英對以未入書堂，不曾學。仁宗道：「既爾未曾讀書，監政之職難為。」遂降敕封英為駙馬，以偏後黃娘娘第二公主招之。劉英謝恩，不勝歡喜。過數日，朝廷設立駙馬府與劉英居。當下劉英一時顯赫，權勢無比，就不思量舊恩矣。

卻說崔長者自劉英去後，將兩個月，朝夕懸望消息不到。

忽一日，有人自東京來，傳說劉英已招為附馬，極其貴顯，長者即日吩咐家人小二同崔慶赴京。慶拜辭父母，望東京進發。

正是：此行莫道圖榮貴，惹出艱危險喪身。

崔慶與小二自離家後，在路行程將有四十餘日，不則一日，來到東京。崔慶尋店安下，次日訪問駙馬府，人告之云：「前面喝道，駙馬來矣。」崔慶立在一邊，候過了道，恰見劉英在馬上端坐，昂昂然來到。崔慶故意近前，要與相認。劉英見崔慶，喝聲：「誰人衝我馬頭？」便令軍牌捉下。崔慶驚道：「哥哥緣何見疏？」劉英怒云：「我有甚麼兄弟？」不由分說，拿進府中，重責一十欄杆棍。可憐崔慶打得皮開肉綻，兩腿血流。

英令監入獄中。正是古人言不差：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當下崔慶被收於獄中，舉目無親，飲食皆絕。比及小二在店中得知主人被難，要來看時，不能進矣。崔慶將其情哀告獄卒，獄卒憐而濟之。奈何崔慶富驕之兒，一旦受此苦楚，怎生忍得？正在饑渴之際，忽牆外一黑猿攀樹而入，手持一片熟羊肉來獄中見崔慶，拜將羊肉而獻。崔慶俄然記得：「此猿是吾父昔日洪水中所救者。」接而食之。猿去，過數日又將物食進來，如此者不絕。獄卒問崔慶而知其由，乃歎息云：「物類尚有恩義，人有不如之矣。」自是隨其來往。

一日，牆外有十數隻烏鴉集於獄中，哀鳴不已。崔慶亦疑莫非是父所救者，乃云：「爾烏鴉若憐念我，當代吾帶書一封歸與吾父。」那鴉識其意，都飛向前。慶即問獄卒借紙筆修了書，係於烏鴉足上。飛去不十數日，已飛到其家。正值崔長者與張氏廳上說兒子沒音信之事，忽鴉飛下立於幾邊。長者驚疑，看鴉足上係一封書，長者解下開念之，卻是崔慶筆跡，內具劉英失義及獄中受苦情由。長者讀罷大哭。張氏問其故，長者說知。張氏悲痛云：「當初叫爾莫收留此人，果然恩將仇報，陷我兒子於縲紲之中，怎能得出？」長者云：「鳥獸尚知其義，彼有人心，豈得如此負恩之甚！我只得自往東京走一遭，探取虛實。」張氏云：「兒受苦，作急而行。」次日，崔長者準備行李，辭妻赴京。正值殘冬天氣，路上朔風撲面，寒凍難進。正是：馬車聲中離客慘，滿林紅葉倍行情。

長者一日已到東京，尋店安下，侵早正待出街訪問消息，忽見家人小二身穿破服，乞食於廊下。小二一見長者，近前云：「小人受苦覓食。」遂抱之而哭。長者亦悲，問其備細，小二將前情逐一訴了一遍。長者不信，要進府裡見劉英一面。小二緊緊挽住，不與其去，恐遭毒手。忽報駙馬來矣，眾人都迴避，長者立廊下候之。劉英近前，長者叫云：「劉英我兒，今享富貴，不念我哉？」劉英舉頭看見，認得是崔長者，哪裡顧他。長者不肯休，一直隨馬後趕去，遂被閉上府門，不得進矣。

長者大恨云：「不認我父子且由你，何又將吾兒監係獄中受苦？」

即投開封府告狀。

正值包拯行香轉衙，長者跪馬頭下狀。拯收得帶回府中審問。長者哀訴前情，不勝悲感。拯令長者只在府廊下居住，即差公牌去獄中喚獄卒來問：「有崔慶否？」獄卒復云：「某日月監下獄裡，飲食不給，極是狼狽。」拯審得明白，令獄卒散誕拘之。次日差人請劉駙馬到府中飲酒。劉英聞包拯有請，即來赴席。拯延入後堂相待，吩咐軍牌云：「今日我要判理崔慶獄事，爾等緊守府門，不許閒雜人走動。」軍牌領諾，便閉上府門，然後抬過筵席。拯推劉英坐上，英辭不敢當。拯云：「上位之親，當坐。」英笑而就位。

酒至半酣，便不再斟。拯故怒云：「緣何不添酒來？」廚下報云：「酒已盡矣。」拯笑道：「難得有請駙馬，既沒酒，可將水來斟亦美。」侍吏應諾，即提過一桶水。拯令用大甌來斟，先持一甌與劉英道：「駙馬大人，權飲一甌。」劉英只道拯怠慢他，怒云：「包太尹好欺人，朝廷官貴，誰敢不敬我劉某，哪有相請而用水當酒者耶？」拯云：「駙馬休怪，眾官要敬駙馬，偏包某不敬。今年六月你尚要飲一河之水，一甌水卻飲不得？」劉英聽罷，毛髮悚焉。忽崔長者近前，指定劉英罵道：「負義之賊，今日負我，久後必負朝廷，望大人作主。」拯便令拿下劉英，去了官帶，施於階下，責之四十棍，監令供招。

劉英自知行得不是，實情吐出，招認明白。拯取長枷係於獄中。

次日具疏奏知仁宗。仁宗宣召崔長者至殿前審問。長者以前事奏知一遍。仁宗稱羨長者之重義如此，親子當受爵祿，朕明日有旨下。長者謝恩而退。次日旨下：「劉英冒功忘義，殘虐不仁，合問死罪。崔慶授武城縣尉，即日走馬赴任。崔長者平素好善，敕令有司起義坊旌之。」包拯判訖，請出崔慶，換以冠帶，領文憑赴任而去。是冬將劉英處決。都下傳此，皆稱崔長者夫婦好善，終得善報。劉英屠戶之子，噁心不除，終受惡報。包公之判何其嚴明哉！